

夏鼐西北考察日記

上 册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

封面题字：冯 时

夏鼐西北考察日记

上 册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

1944 年 8 月，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向达（中）、夏鼐（右）、阎文儒（左）一行在敦煌三危山上。



敦煌老爷庙墓地 1 号唐墓发掘出土的天王俑，身高 127 厘米。
现藏南京博物院。（图像采自《中国博物馆丛书》第四卷《南京博物院》，文物出版社 1984 年）

出版前言

夏鼐先生于1941年初留学回国后，先任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。两年以后，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副研究员，受命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向达教授，共同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，于1944年4月前往西北进行田野考古工作（后又吸收向达的研究生阎文儒参加）。原计划在甘肃、青海和新疆地区开展工作，由于当时新疆地区的政局不稳，加以经费方面存在困难，截至1945年底所作实地考察仅限于甘肃地区，青海仅作短时间考察，新疆则未能前往。考察团历史考古组，由向达和夏鼐二位先生分任正副组长。向达先生是一位重视考古资料的中外关系史专家，但他并不熟悉田野考古技术，为期半年即提前离去，所以考察工作的业务实际由夏鼐先生一手主持。这次历时二十个月的考察，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。夏鼐从地层学上判明齐家文化的年代晚于仰韶文化，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，宣告曾有多数影响的安特生分期体系业已破产，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；对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，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。

夏鼐先生这段时间的日记，包括两个部分：一部分是他生前自己保

存的生活日记（1944年、1945年两年合为一册），其中对几项重点的调查与发掘，往有所记稍嫌简略，或者仅记活动日程，但明确交代“详细情况另有工作日记”；另一部分是他于1958年交给考古所资料室保存的工作日记（包括“民国卅三年发掘日记”一册、“民国卅四年调查及发掘记”二册），两种日记往往在字里行间，夹杂有随手描绘的所见古物图形，以及所见城堡等遗迹的示意图。我们在整理出版《夏鼐日记》时，将各项工作日记并入生活日记的相应时段，但未能将其中许多手绘图形录入，实属令人遗憾。现在为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，重新整理夏鼐西北考察期间的日记，除全部对照原件认真地仔细核校，并有所订补外，特将夹杂许多图形的工作日记全部扫描影印，生活日记部分则选印个别篇页。

同时，我们又从夏鼐先生于1958年交考古所资料室保存的两本“1944~1945西北考察团照相册”中，剔去重复，尽可能多地选印当时拍摄的400张照片，说明文字都是夏先生原标注的。据《夏鼐日记》记述，夏先生当年考察时，常自建暗室冲洗照相底片，也曾送交当地照相馆代为冲洗，由于艰苦条件的限制，往往冲洗效果欠佳；而1946年初返程旅途在四川广元遭遇土匪抢劫，又丢失照相底片10卷百张（主要是民勤沙井遗址和武威吐谷浑墓发掘的照相）。所以1948年6月在南京将照片贴完毕时，“共贴830张，可用者不及半数，殊为痛心”。因而这批照片幸存至今，弥足珍贵。其中除很少一部分，曾于1955~1956年在《考古通讯》发表《敦煌考古漫记》时刊发过外，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的照片，他在《考古通讯》1956年第4期刊发时，曾交代“所附照片除了我自己所摄的以外，还有当时友人石君所摄的”。这部分照片在照相册中，每张都在边缘注明“石×卷×号”，经查恰好与石璋如著《敦煌窟形》一书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6年出版）所附图版相符。

本书的整理与编选工作，系我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负责进行。在编

辑过程中，夏鼐西北考察工作日记原件和照相册，由考古所资料信息中心张文辉同志，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小组赵嘉珠、王霞等同志，利用高清晰度设备协助扫描；对照日记原件核校录文，曾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王兴同志协助；照片的说明文字，根据夏鼐先生的照相册，复经我所研究员杨泓先生校阅。书中附载的五幅地图，除“甘肃金塔县附近略图”系夏鼐先生原有者外，其余四幅均系我所科技考古中心刘建国研究员特地新绘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责任编辑高雁女士，为本书文字和图版的编排和反复修改，颇费辛劳。凡此，我们深表感谢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

2018年2月

总 目 录

上 册

夏鼐生活日记（1944 年 1 月 ~ 1945 年 12 月）	1
夏鼐工作日记（1944 年 5 月 ~ 1945 年 11 月）	249
夏鼐西北考察行程表	427

下 册

夏鼐西北考察日记图像	1
夏鼐西北考察日记扫描件	279

目 录

夏鼐生活日记 (1944 年 1 月 ~ 1945 年 12 月)	1
夏鼐工作日记 (1944 年 5 月 ~ 1945 年 11 月)	249
敦煌发掘工作日记	
(1944 年 5 月 31 日 ~ 7 月 19 日, 9 月 2 日 ~ 10 月 20 日)	251
敦煌南湖西湖北湖考察工作日记	
(1944 年 10 月 31 日 ~ 11 月 15 日)	272
兰州西果园调查记	
(1945 年 3 月 15 日至 21 日)	289
赴临洮考察工作日记	
(1945 年 4 月 3 日 ~ 6 月 4 日)	295
河西地区考察工作日记	
(1945 年 6 月 28 日 ~ 11 月 11 日)	338
夏鼐西北考察行程表	427

夏鼐生活日记
(1944年1月~1945年12月)

1944年

1月

1月1日 星期六

阴历十二月初六日，今天是元旦，所中循例放假三天，代理所长董彦堂先生，用栗峰读书会的名义，开了一个新年同乐会，将大礼堂布置为会场，挂上了纸花、党国旗与纸灯。门口贴上了一副红对子：“岁序又更新，装了一肚皮国恨家仇，卧薪尝胆之余，何妨散散气；寒酸犹似旧，剩下满脑子诗云子曰，读书写字之外，且自开开心”。是屈万里君撰的对子，王献唐先生写的隶书。会场四壁又挂上许多书画，颇为热闹。余与屈万里、高晓梅二君赴梁思永先生处贺年，闲谈一会儿。出来后，余又至向觉明先生处贺年。再出来看游艺会，10时开幕，一直弄到下午4时，有小学生们的唱歌、跳舞和双簧，有董彦堂先生的《平庐诗话·弹棉花》和说演河南戏、徐义生君的昆曲、杨希枚君等的京戏，等等。午餐休息时还有文虎。晚上还有余兴，我未曾去，坐在室中阅书。听着隔院歌声，令人有新年之感。自己十余年各处飘荡，仅去年在家中过了一次新年，今年又仍在客中度新年，不知明年又在何处？今年尚有几位熟人在一处，明年如在西北不能回来，恐将独自在荒漠朔风中度新年了。

1月2日 星期日

昨夜下雨，今晨雨虽停止，但路上仍泞滑，前星期已约好张大夫下山聚餐，不能不去。与石、屈、高三君赴田边上，张大夫尚卧在床上未起，下山后，在金陵茶馆喝茶闲谈，后至留芬用膳，一共花了300余元，出来后坐在江边茶馆中闲谈。张大夫昨日在梁思永先生处用午膳，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是不能痊愈的，不过是时日的问题，想勉强

起来将未完报告写毕，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，不知值得冒险否？张大夫仍劝之休养三四年后再说，目前不能起来工作，病势一变，前功尽弃。张大夫颇为之伤心，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。后来余赴巫宝三君处坐了一会儿。返山后，王则诚君来闲谈，天黑始去。后来余与高君又去石君房中谈了好一会儿。

1月3日 星期一

阅 Stein, *Serindia*, I. Chaps. VIII - IX [斯坦因：《塞林提亚》第1卷第8、9章]。今天接到王小同君从温州寄来去年4月间在故乡时几个友人在中山公园的合影，一共13人，回首前尘，已似梦影，不知道何时更能会聚一处。又想到十年前清华毕业时与这几位同乡在清华合影，那更是旧梦了，恍如隔世。

1月4日 星期二

阅斯坦因《塞林提亚》第1卷第10、11章，并同时阅 *The Ruins of Desert Cathay* (《沙埋契丹废墟记》)。

1月5日 星期三

阅斯坦因《塞林提亚》第1卷第12、13章。总算是将斯坦因的两部重要报告《塞林提亚》(pp. 1 - 1580) 及 *Innermost Asia* [《亚洲腹地》] (pp. 1 ~ 1090)，从头至尾阅读一遍了。

1月6日 星期四

阅斯坦因《沙埋契丹废墟记》。傅孟真先生由重庆回来，一位印度学考古学的学生 Dikshit (狄克锡) 亦跟着来，预备在所中工作一年。傅先生叫他来看我，我问他的计划，他说想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，因为他在 Calcutta University [加尔各答大学] 曾写一篇论文，关于 Mohenjodaro [摩亨佐达罗]，根据文化传播说以求印度与巴比伦之关系，现拟研究上古史，以便推求中印两国远古时期之关系，但是他对中国语文完全不懂，须先学中国语文。我带着他去看所中考古组诸同事，陪着他在董先生家中午餐，饭后一同去看傅先生。闻总办事处总务主任

现为叶凤虎先生，并且听说朱院长献鼎碰钉子确为事实。〔补记：献鼎事，朱托顾颉刚代撰铭文，顾又转托其学生刘某（即顾氏晚年整理《尚书》一书的助手），有“赫赫蒋公，能文能武”等语，文颇典雅，但以美国报纸宣传“定鼎”、“问鼎”故事，皆以鼎为皇权之象征，谓蒋氏要做皇帝，故此事作罢。〕我后来带着狄克锡去看丁梧梓君，请他为之补习中国语，后又带他去看梁思永先生，谈到傍晚始回来。

1月7日 星期五

阅毕斯坦因《沙埋契丹废墟记》第1卷（pp. 1-546）。此书之第2卷（pp. 1-492）已于去年11月间阅过。今日曾君上山，与傅先生一同由重庆返此间。下午与高君往访，坐在游君办公室中闲谈，窗外山茶花正开得热闹，映入窗内，增人谈兴。傍晚至向觉明先生处，讨论潘实君之旅费问题，如何与所中分别负担。

1月8日 星期六

〔上午〕描摹沈子敦《元和郡县志补图》中河西节度使所属之三图。下午与傅先生商酌潘实君返所旅费问题，谓所中去年亏缺20余万元，故此批旅费拟由考察团经费中支拨，令余调查前年团中经费剩余之数目，以便决定计划，余向石、向二君询问，知前年度团中尚余1.3万元，但潘君谓此次携眷返所，共用去2.3万元。下午全汉昇讲演《唐宋建都与运河之关系》。晚间偕向君前往谒傅先生，傅先生谓拟将考察团前年所剩之1.3万元支与潘君为旅费，所中可另津贴3000元，其余悉归潘君自行负担。

1月9日 星期日

今天身体不舒。上午与高、石二君同往探视梁先生。下午与向觉明先生及狄克锡闲谈一会儿。狄君去后，又与向君闲谈了好一会儿。

1月10日 星期一

取乾隆《肃州志》以校常钧《敦煌随笔》。阅 Lattimore: *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* [拉铁摩尔：《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》]。明日起，公共

厨房由余管伙，又多一麻烦事。

1月11日 星期二

上午读《肃州志》。下午读拉铁摩尔：《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》。

1月12~16日 星期三~星期日

这几天上午阅抄关于河西四郡的古地理。下午阅拉铁摩尔《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》（pp. 1-552）。这部书是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经济状况及社会组织，更以经济社会情形来解释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史，从史前一直到汉代，颇值得一读。虽其解释有时不免勉强一点。

1月17~20日 星期一~星期四

阅读自汉至唐各史之地理志，关于河西走廊摘抄成册，试以之作汉唐二代之河西地图。向觉明先生以其所作之《两关小志》初稿见示，阅毕奉还，并与之讨论几点。

1月21日 星期五

这一旬的公共伙食是由我管伙，今天花了一个上午的工夫算账，将账目公布，并将余款退还。这一次米价由庶务处另算，光是菜钱，每人187元（10日）。下午阅《辛卯侍行记》中关于河西部分。

1月22日 星期六

阅徐松《西域水道记》中关于“哈喇淖尔所受水”一部分。又阅陈正祥《河西走廊》小册子。下午学术讲演，劳贞一君之《居延汉简考释》关于“地节五年……敦煌太守府书曰故大司马博”一简及“初始元年十一月壬子王路堂免书”一简。

1月23日 星期日

上午同济大学德文教授鲍克兰（Bauclair）约我们几个人一同去看崖墓，同行者有向、高、曾、游、王诸君，由板栗坳出发，到了宋嘴附近，结果是跑得一身大汗，并无所得。他所说的蜗牛形的雕刻，高君初以为是伏羲女娲，但是目验以后，都以为不过是壁上小龕洞及留下未凿去的条线，并不成为图纹。后来到他家中用点心。回来后，与石、高二

君去看梁思永先生。

1月24日 星期一

上午与陈槃庵、王之屏二君同至社会所，应梁方仲君之邀，在他家中午餐，谈了一会儿。梁君不久将被派出国，傍晚始告辞。今天是阴历除夕，晚间应向觉明君之约，在他家中吃分岁酒。董先生所办的读书会今晚聚餐吃饺子，高君拉我去参加。散会后，与石、高、屈、潘四君在戏楼院中闲谈，以消磨这旧历除夕。

1月25日 星期二

今天是阴历元旦，所长说照章不能放假，但是大家可以自由休息。我们几个人一早起来，便到董、吴、向诸先生处贺年，后来又至梁思永先生处贺年，坐了一会儿，曾、游二君亦来。中午食堂食包子。下午一同下山至中博院贺年。出来坐茶馆，铺子都闭门不做生意。晚间在潘实君处食饺子。回来后又在戏楼院喝茶，魏善臣君大谈其过去在外蒙古做生意，及路局当差使的经验，10时始散。

1月26日 星期三

涉览乾隆《肃州志》，作札记。晚间约王则诚君来喝酒聚谈，高、石二君亦在一起，有游君送来的下酒菜，再买了些花生米，谈至9时许始散。今天又下起雨来。

1月27日 星期四

涉览乾隆《甘州志》，作札记。晚间补记这五天的日记。

1月28日 星期五

涉览宣统《甘肃新通志》，作札记。

1月29日 星期六

阅毕史岩《东洋美术史》上卷（1~469页），此书谬误百出，先秦时代姑舍而不谈，如以汉简出于敦煌千佛洞藏经洞，实属笑话。下午学术讲演会，王之屏君讲《明成祖靖难问题》。

1月30日 星期日

上午阅叶昌炽《语石》。下午与高君一同下山，在李庄镇上碰到王则诚君，一同坐茶馆闲谈，以消遣这一个星期日。

1月31日 星期一

上午阅 Menghin, *Weltgeschichte der Steinzeit* [门京：《石器时代世界史》] 中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几段，对于德文仍甚感困难，摘抄了几段。下午阅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抄》。傍晚与向觉明君一同往谒傅先生，商谈西北考察事。

2月

2月1日 星期二

阅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抄》，关于叶氏为甘肃学台时之日记。

2月2日 星期三

阅王仁俊《敦煌石室真蹟录》三册（宣统元年版）。凌纯声先生由渝返，与高君一同前往见之，闻李济之先生亦已返李庄，明日当下山往谒。王文林君返所，谓此次由蓉赴渝，汽车翻车，多人受伤，又述成都琴台发掘情形。

2月3日 星期四

阅 M. Cable and F. French, *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* [凯布尔、弗伦奇：《通过玉门关与中亚》]。下午与高晓梅君一同下山，至营造学社，见梁思成先生夫妇。梁先生新自重庆归来，最近曾在蓉渝路上往返一次，据云汽车每经 20 公里左右，即抛锚一次，非由于汽管梗塞，即由于轮胎爆裂，而后者危险最大，汽车前轮为单轮，一侧爆裂，即有倾覆之虞。林徽因女士谓近遇及由沦陷区来之妇女，谈及行路之困难情形。后与高君至刘致平君处小坐，有新自北平来之王君 [按：指王世襄] 系燕京毕业，据云共用去旅费二三万元。高君与余本拟往谒李济之先生，适李先生来访梁先生，遂一同至中博院少坐。以时已晏，与高